

大河湾



春涧 韩立 摄

诗笺

麦浪 (组诗)

□任东波

不经意间
麦浪就有了排山之势
山顶的一丁点苍茏
因淹没而无法靠岸
族谱繁衍出的村庄
只得删除了繁文缛节
简单成一段童话
麦浪中显得手足无措
不咸不淡,聊了一句
结局销匿在金黄中
草草了事
麦浪深处驻足
我只是一粒浮尘

飞鸟

只有麦浪上的翅膀
才配得上畅谈
自由,舒展,奔放
金黄晕染的节气
是飞鸟无忧无虑的童年
岁月的调色板上
鸟群撞翻了金灿灿的心结
疆域间的界碑模糊不清
一个让人向往的国度
没有边疆,藩篱,哨所

布谷

布谷,麦收前的序曲
稳重而久远
由此孕育繁衍的乐章
是生命的味蕾
幕布拉开后
锣呀,鼓呀的家伙什
热热闹闹响彻了
被催赶的
耕犁,牛马,风车……
一个个走起了场子
演示各自的翩跹

老农

镰刀磨出的寒光
已经能完整收录月亮
眼里溅出的是流火
一捆绳子吊在檐下
抖动着经年累月的封尘

轰鸣的机器声后
无法掩饰的
是眼神中的悲凉
古老的仪式感
无法挽留季节的节奏
皱纹与梯田里捆绑的耒耕
在时光深处踽踽

麦香

没有哪一种香甜
可以和麦香一样
铺天盖地
热浪肆虐麦田
烘焙出土地的味道
清洗着夏天的五味杂陈
醉醺醺的麻雀
起飞又落下,跌跌撞撞
叽叽喳喳的话语
七零八落
麦香,在田野上
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帝王

麦收

没有了碾麦场上的草垛
也就没有了数星星的稚童
也就没有了滚草垛
滚出喇叭声的少男少女
隆隆的回响
轰碎了时光,驱散了故事
恍惚之间
大地莫名其妙塌陷一尺
天空平白无故涨高一尺
星星倒是越走越近
与眼光撞成烟火

拾麦

依然有人把遗漏当希望
不断向土地弯腰
依然有人手提食罐
对田野发出微弱的呼喊
依然有人把汗水当琼浆
固执地吮吸老去的典籍
仿佛双脚只有踩在麦地
二十四节气才不会塌陷
一次又一次,呆板的复刻
把昏花的老眼磨出了茧

散文

这里的春,值得细品

□衡石

暮春时节,风里总带着几分温润的暖意,我特意挑了个晴好的周末,往中条山麓下的夏县果老沟走一走,寻一寻山野间的春日盛景。刚巧遇上景区二期开发的新景致落成,仿生千年古槐和栖云小楼初次亮相,倒让这趟寻春之行,多了份不期而遇的惊喜。

进了果老沟,便顺着溪边的小路慢慢走。溪水清得见底,潺潺地淌着,水底的鹅卵石圆圆润润,看得一清二楚,偶尔有几条小鱼慢悠悠游过,晃悠着身子,自在得很。抬头看,满山的草木都醒了,枝丫上冒出鲜嫩的新叶,翠生生的,透着一股子鲜活劲儿。果老沟的春天总来得迟些,山谷里独有的温凉气候,让野桃花、李花还有好些不知名的小野花,赶在暮春里齐齐绽放,深浅不一的花儿点缀在青山绿树间,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满是山野自带的清清爽爽。

随笔

□许文婷

推开窗,风是温润的。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味儿,一阵一阵,像大地醒来时悠长的呼吸。我忽然觉得脚下有些痒,仿佛这水泥地板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执拗地顶撞着。

我想起童年乡下的那棵老树。它长在晒谷场的边缘,根却霸道得很,远远地伸到场院中央,将平整的三合土顶起一片不驯服的、虬结的鼓包。夏日里,我们总爱赤脚踩在那鼓包上,粗粝的,温热的,一种沉甸甸的生命力,从脚心直顶上来。奶奶摇着蒲扇说:“莫看它露出来的只有这一点,它的根,怕是早伸到山边的泉水里去喽。”那时的我,并不懂根的意义,只觉得那鼓包是个有趣的、可供跳跃的土丘。后来离了乡,脚便长久地踏在平坦坚硬的东西上了——柏油路,水磨石,光可鉴人的瓷砖。我们被托举着,快速地滑行,从一个格子到另一个格子。久了,竟生出一种轻飘飘的眩晕,仿佛自己是一株无根的萍,一片悬在空中的羽毛。脚下是实心的,心里却空落落的,没个抓挠。

前些日子心烦,夜里总睡不

一路走着,路过泛着细碎波光八仙湖,在分水槽旁停下听会儿水流叮咚,再穿过藏着老故事的八仙洞,约莫走了八百米,溪畔的一片空地上,一棵苍劲的古槐猛地撞进眼里。这是复刻的仿生古槐,树干粗壮,一个人伸手都抱不拢,虬曲的枝丫往空中舒展,枝繁叶茂,撑起一大片阴凉。古槐边上,立着一座三米高的小木楼,古朴素雅,建在长长的木栈道上,青石台阶弯弯曲曲直通楼门口。

踩着台阶走上小楼,倚着栏杆往外望,溪水绕着古槐缓缓流淌,春风卷着满谷的花香扑面而来,清清淡淡的,吸一口,满心都是舒坦,旅途的疲惫一下子就散了。

随行的导游见我们看得入神,便跟我们聊起了这里的过往。这里原本就有老槐树和旧木楼,老辈人传下来,说八仙里的张果老云游到此,曾在这里拴驴、歇脚,靠着槐树悟道,留下了不少仙踪传说。早些年,附近的年轻男女也爱来这儿约会,伴着

满山花香说悄悄话,成了好多人心里的浪漫回忆。只可惜抗战时期,日寇进犯,好好的景致被一把火烧毁,槐树枯了,木楼塌了,成了当地老人念起就心疼的往事。

如今重新建好的古槐和小楼,不仅还原了从前的样子,更藏着一段不能忘的红色过往。导游说,当年革命先辈嘉康杰,看中这山谷隐蔽又视野开阔,把这儿设成了秘密情报点和瞭望哨。老槐树成了天然的掩护,小木楼就是值守的岗亭,先辈们藏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打探敌情、传递消息,让红色根脉在这深谷里留存。

春日的暖阳洒在谷中,古槐重焕生机,小楼也有了往日的模样,千年的仙踪传说、滚烫的红色初心、人间的浪漫温情,还有故土乡愁的圆满期许,全都融在这满园春色里。其实果老沟的春,从不是单看山清水秀的景致,更在于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藏在山水间的烟火温情。这样的春,值得慢慢走,细细品。

向下扎根 像树一样

踏实。一天深夜,我索性起来,拧开一盏小灯,漫无目的地翻着旧书。灯光昏黄,静静地圈出一小块温暖。我忽然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不知何时,它的一条根,竟从盆底的孔洞里钻了出来,沿着窗台,在木头的纹理间,寻到一条极细的裂缝,义无反顾地、几乎是虔诚地,将自身嵌了进去。那根是乳白色的,纤细得近乎透明,却带着一股不容分说的、要“扎进去”的狠劲儿。我屏息看着,心里那点无由的烦躁,竟像潮水般退了下去,被一种肃然的静默取代。

原来,生命最深的渴望,不是向上攫取光,而是向下探寻暗。光给我们形貌,给我们华彩,给我们招展的资本;可暗,那无边的、沉默的、潮湿的暗,才给我们立足的凭据,给我们对抗风雨的力气,给我们沉默中源源不绝的滋养。一棵树,能长多高,能披多广的浓荫,从来不取决于它向天空伸出多少渴望的枝条,而在于它向无人看得见的黑暗里,投下了多少沉默的、不计回报的根须。

我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浮在面上的热闹、头衔、谈吐,是人人看得见的华冠。可那冠冕的重量,底下需有怎样的盘

根错节来承托?那或许是一些无人知晓的、笨拙的坚持,是夜深人静时与一本旧书的对坐,是失败后独自舔舐伤口的滋味,是对于某个朴素道理年复一年的相信,是在一片荒芜的心田里,依然肯付出一份真诚的耕耘。它们不见天日,甚至显得灰头土脸,没有半点风光。可当疾风骤雨袭来,当浮华的热闹退去,能让我们不倒下、不飘走的,不就是这些深扎在生命沃野里的、不起眼的根吗?

我又想起老屋晒谷场上的那个鼓包。现在我才懂得,那不是破坏平整的碍眼之物,那是大地之下磅礴生命力的宣言,是一个沉默的家族,在历经无数个春夏秋冬后,向世界伸出的一个笃定的、满是老茧的拳头。

窗外的风,似乎更柔和了些。我收回目光,感到脚下那阵痒渐渐地平息了,化成一种很踏实、很沉静的温热,从脚底,缓缓地漫上来。

我们总急着向上生长,渴望触摸更高的天空。或许,也该学学那树,在无人看见的深处,把根须,扎得深一些,再深一些。深深的黑暗里,才有最安稳的光明。

春天很短

油菜金花在风中将头一低一仰
小河仍疲惫地演奏着颂春的琴弦
墨绿的麦苗在春野上噌噌地拔节
春日的阳光哟依然是那样温暖
播种机已歇息了洪亮的大嗓门
焦灼的布谷鸟要将暮春的歌儿

唱响蓝天
春天虽眨巴着涌泪的眼眸不愿
离去呀
在花枝招展的时光里却惜情地
留恋,留恋

□张汉东

春天很短,很短
短得竟容不得我们眨巴一下眼
春花儿就将要纷纷地凋谢哟
紫燕依旧穿梭在僵硬的柳条间